

名教授荐书录

《比较现代化》

60年代以后,国外许多学者投入现代化研究,从中产生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由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收集了诸多名家撰写的论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梗概。现代化研究是对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探讨,由于现代化过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参与研究的学者也就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切入现代化主题,让读者对现代化这个历史现象形成了全面的理解。为本书提供论文的有不少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比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以色列学者埃森斯塔特、印度学者德赛等等。读完这本书,人们可以对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和争议问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对我们观察中国现代化、认识世界现代化是有帮助的。本书中文版199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文浅显易懂,是大学生和青年朋友涉猎国际学术问题的一本好参考书。

推荐者 钱乘旦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活叶文库 第13辑/胡晓明编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

ISBN 7-5617-2091-2

I. 大… II. 胡… III. 社会科学—文库 IV. C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0759号

书名题字 沃兴华

责任编辑 李惠明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大学活叶文库(第13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200062)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 字数26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17-2091-2/G·993

定价1.00元

登录号	144878
分类号	H194
种次号	002-12

大学活叶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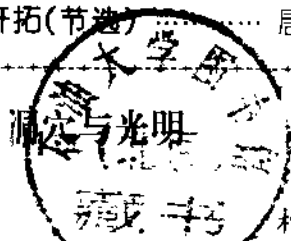
第13辑

目 录

洞穴与光明	柏拉图
探索的动机(节选)	
——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 庆祝会上的讲话	爱因斯坦
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麦克斯·韦伯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答张东荪	熊十力
生活环境与知识发展的性格	徐复观
为学与为人	牟宗三
精神空间之开拓(节选)	唐君毅



石油大学 0148186



柏拉图

【作者简介】 柏拉图(Platon, 前427—前348), 出身于雅典贵族奴隶主家庭, 二十岁师从苏格拉底, 后去意大利从事政治游说, 中年回雅典创办学园, 著书立说四十一年, 撰有对话体著作《理想国》等多种, 是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之一。

【题解】 本篇所讲述的这个故事, 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经典, 通称“洞穴”比喻。柏拉图认为, 没有开启文化心灵的人, 永远只能看到自己挣扎和身边

大學活葉文庫

人文大學 大學人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3

纷乱的“影子”，学习和智慧是引导人们走向洞外天地的光明。据麦克斯·韦伯说，由于世界的世俗化趋向，人们反而觉得洞穴内挣扎的影子是“真实”的东西了。在物质、经验和感官世界日渐扩大地盘的今天，读读柏拉图古老的“洞穴”比喻，不能不体会出两千年前古代哲人的忧深虑远。本篇选自《理想国》，标题是选编者另拟的。

苏：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下述情形。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格：我看见了。

苏：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格：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苏：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或同伴们的什么呢？

格：如果他们一辈子头颈被限制了不能转动，他们又怎样能看到别的什么呢？

苏：那么，后面路上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它们的阴影而外，囚徒们能看到它们别的什么吗？

格：当然不能。

苏：那么，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物本身吗？

格：必定如此。

苏：又，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你不认为，囚徒们会断定，这是他们对面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吗？

格：他们一定会这样断定的。

苏：因此无疑，这种人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阴影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实在。

格：无疑的。

苏：那么，请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被解除禁锢，矫正迷误，你认为这时他们会怎样呢？如果真的发生如下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样呢？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觉痛苦的，并且，由于眼花缭乱，他无法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过去惯常看到的全然是虚假，如今他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地接近了实在，所见比较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话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再有人把墙头上过去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并且逼他说出那是些什么，你不认为，这时他会不知说什么是好，并且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真实吗？

格：更真实得多呀！

苏：如果他被迫看火光本身，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会转身走开，仍旧逃向那些他能够看清而且确实认为比人家所指示的实物还更清楚更实在的影像的。不是吗？

格：会这样的。

苏：再说，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窜，以致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的。你不认为会这样吗？

格：噢，的确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见的。

苏：因此我认为，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其次要数看

人和其他东西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觉得在夜里观察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容易。

格:当然啰。

苏:这样一来,我认为,他大概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它的真相了,就可以不必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像,或任何其他媒介中显示出的影像看它了,就可以在它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了。

格:这是一定的。

苏:接着他大概对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造成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

格:显然,他大概会接着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如果他回想自己当初的穴居,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以及禁錮中的伙伴们,你不认为,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吗?

格:确实会的。

苏:如果囚徒们之间曾有过某种选举,也有人在其中赢得过尊荣,而那些敏于辨别而且最能记住过往影像的惯常次序,因而最能预言后面还有什么影像会跟上来的人还得到过奖励,你认为这个既已解放了的人他会再热衷于这种奖赏吗?对那些受到囚徒们尊重并成了他们领袖的人,他会心怀嫉妒,和他们争夺那里的权力地位吗?或者,还是会像荷马所说的那样,他宁愿活在人世上做一个穷人的奴隶,受苦受难,也不愿和囚徒们有共同意见,再过他们那种生活呢?

格:我想,他会宁愿忍受任何苦楚也不愿再过囚徒生活的。

苏:如果他又回到地穴中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你认为会怎么样呢?他由于突然地离开阳光走进地穴,他的眼睛不会因黑暗而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吗?

格:一定是这样的。

苏:这时他的视力还很模糊,还没来得及习惯于黑暗——再说习惯于黑暗所需的时间也不会是很短的。如果有人趁这时就要他和那

些始终禁锢在地穴中的人们较量一下“评价影像”，他不会遭到笑话吗？人家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不会说甚至连起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

格：他们一定会的。

苏：亲爱的格劳孔，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儿地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是只有神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探索的动机(节选)

——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¹

爱因斯坦

【作者简介】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德国出

、这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讲稿最初发表在1918年出版的《庆祝麦克斯·普朗克60寿辰：德国物理学会演讲集》(Zu Max Plancks 60 Geburtstag: Ansprachen in der Deutschen Physikalischen Gesellschaft)上。1932年爱因斯坦将此文略加修改，作为墨菲(J. Murphy)编译的普朗克的文集《科学往何处去？》(Where Is Science Going?)的序言。(该书有中译本，1934年上海商务书店出版，译者皮仲和。)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224—227页。标题是照原来所用的。(《思想和见解》一书中的标题是“研究的原则”)

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德国物理学家，生于1858年4月23日，卒于1947年10月4日。

生的美籍著名物理学家,提出“相对论”,对牛顿物理学作出革命性突破。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生前已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人物之一。

【题解】 本文作于1918年,1932年又略加修改。1946年爱因斯坦写《自述》时,又表达了更明确的意思:“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可见,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探索的动机”,可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对读。本文选自《爱因斯坦文集》(一)(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入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们刚才在想象中随便驱逐了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设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于作出决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我们刚才驱逐了的那两类人,那末这座庙堂就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为天使所宠爱的人吧。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

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许多人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麦克斯·韦伯

【作者简介】 麦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之一。曾任佛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本文选自《学术与政治》。

【题解】《学术与政治》是韦伯去世前一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篇讲演,是作者“长期吟咏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力量当场成篇”,已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百口传诵的经典名文。论韦伯的

人,都说他有“一种对生命的悲剧感”,主要就是因为韦伯体验到西方理性主义(表现于科学、经济及组织上)兴起后对人的生命实存意义的巨大阴影。有人问他从事学术之目的。他说:“我想知道我能承受得了多少?”他真诚艰苦的声音,令人想起中国哲人庄周二千年前的叹息:“道术将为天下裂。”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学子,要想见“天地之美、神明之容”,就要正视韦伯留下的“最大思想遗产”(艾勃伦斯基[G. Abramowski]语)。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在这些内在的前提条件下,既然过去的
所有幻觉——“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艺术的真实道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如今已被驱逐一空,以科学为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托尔斯泰提供了最简洁的回答。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事实。唯一的问题是,科学“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的是,就什么意义而言,或对于以正确方式提出问题的人,科学是否有些用处?现在人们往往倾向于说科学“没有预设的前提”。果然如此吗?这要取决于此话是什么意思。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逻辑法则和方法的有效性,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定方向的一般基础,都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至少对于我们的具体问题来说,是科学中最不成问题的方面。不过科学又进一步假设,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说,应当是重要的。显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此而生,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实。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进一步说,学术工作同这些预设性前提的关系,因其结构而有很大差别。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当获取这样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天职”时,它也是“为了自身的目的”。

但是,即使这样的预设,也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至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的存在——它有某种“意义”,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就更难以证明了。科学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代医学这门在科学上已十分发达的实用技艺。用老生常谈的话说,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声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医生利用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让垂死的病人活着,即使病人恳求医生让自己解脱,即使他的亲人以为他的生命已失去意义,他们同意让他解脱痛苦,并且他们难以承受维持这种无价值的生命造成的费用——或许病人是个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因此希望他死去,也只能希望他死去,无论他们是否赞同这样做。医学的预设前提和刑法,阻止着医生中止自己的努力。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我们也可拿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这门学问为例。存在着艺术品,对于艺术科学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门学科试图搞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但它并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领域是否有可能是个魔鬼炫技的世界,是个只属于俗世,从骨子里敌视上帝的领域,因为它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气质,同人类的博爱精神相对立。艺术科学不追问是否应当有艺术品。或者再考虑一下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构成部分来自逻辑,部分来自习俗所建立的制度,法理学所要确定的是,根据这种法律思想的原理,什么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只对具体的法规或具体的解释方式是否可被视为有约束力做出判定。它并不回答这些法规是否一定应当创制的问题。法理学只能这样宣布:如果有人希望成功,那么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的规范,这一法规便是取得成功的适当方式。或我们再想想历史和文化科学。这些学科教给

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們,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功夫去了解这些现象。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它们不能向任何人“科学地”证明,事情就是如此,并且它们预设这一关切,也绝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作者简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人,现代著名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西欧、美国,归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9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撰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多种,被公认为最博学而有思想的史学大家。

【题解】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世人纷纷推测其死因,而曾与王国维多次“明昌夜话”的挚友陈寅恪,却对此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这篇碑铭从“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提出“独立自由之精神”,不仅是对王国维相知极深的微至之言,而且也是陈寅恪做人与治学的根本动因。《碑铭》中所谓“俗谛”,含义较宽,既包括爱因斯坦所谓“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亦指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及一般人的世俗成见。在广义上,仍可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对读。陈氏关于“士之读书治学”一段话,既是对西方学术自立、真理崇尚传统精神的汲取,同时亦是对中国治学与做人老传统的体认。本文选自《金明馆丛稿二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念日,宜铭之贞

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答张东荪

熊十力

【作者简介】 熊十力(1884—1968)，湖北黄冈人，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曾任教北京大学。著有《新唯识论》(简称《新论》)等。本文选自《十力语要》(1947年湖北印本)。

【题解】 这是熊十力与另一现代哲学家张东荪的通信。所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异同，以及知识与修养的关系。这封信的前半段，不完全同意张东荪所说的“西学求真，中学求善”，认为仅仅从西学成就了科学而言，固然如此；但从西学不止于科学，从哲学来说，就不能如此简单。因为哲学所求之真，与善不可分说。理性、知能、真理、实相、生命，“直是同一物事而异其名”。接下来，从西学看中学，认为中学空虚，那是不懂得中学之真，贵在返己体认，知行合一。而从中学看西学，认为人生尽成争权斗利场合，那是不能了解西学之真，贵在谋人生问题之解决，“正如佛家所谓烦恼即菩提”。总之，打通知识、修养，融合求真、求善，中学西学，“各由其涂而入焉，久之，则异而知其类，睽而知其通，何乐如之”。

尊论有云：若以西方求知识的态度，来治中国学问，必定对于中国学问，觉得其中甚空虚。因而看得不值一钱。此数语，恰足表示今人对于中学的感想。老子绝学无忧之叹，殆逆料今日事矣。忆弟年

事未及冠，似已得一部《格致启蒙》，读之狂喜。后更启革命思潮。六经诸子，视之皆土苴也。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骂。及长而涉历较广，综事比物，自审浮妄，转而读吾古书，旷观群学，始自悔从前罪戾，而不知所以賤之也。中国学者，其所述作，不尚逻辑，本无系统。即以晚周言之，《论语》、《老子》，皆语录体。庄子书，则以文学作品，发表哲学思想。《易》之十翼，特为后儒传疏导先路。即法家墨家故籍稍存者，条理稍整，亦不得称为系统的著作。故有志中学者，恒苦古书难读。非徒名物训诂之难而已，其文无统纪，单辞奥义，纷然杂陈。学者只有暗中摸索，如何不难。此其难之在工具方面者也。至于儒道诸家，所发明者，既在宇宙真理，初非限于某一部分的现象之理。这个道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传》形容得好。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中庸》形容得好。故高之极于穷神知化、而无穷无尽，近之即愚夫愚妇与知与能。至哉斯理、何得而称焉。赫日丽天、有目共见、有感共觉。（感谓态度之感）无目无感者、不见不觉，遂置人称阳宗之显赫。今之谓中国学问不值一钱者，何以异是。尤复当知，中国学问，所以不事逻辑者，其所从入，在反己、以深其涵养、而神解自尔豁如。然解悟所至、益复验之践履。故阳明所谓知行合一，实已抉发中国学问之骨髓。其视逻辑为空洞的形式的知识，宜所不屑从事。但此与西洋学问的路子，既绝异而无略同者。今人却自少便习于西学门径，则于本国学问，自不期而与之扞格。此其难之在于学子之熏习方面者也。虽有诸难，然只将中西学问不同处，详与分别，则学者亦可知类而不紊。各由其涂而入焉，久之，则异而知其类，睽而知其通，何乐如之。

尊论又云：倘使以中国修养的态度来治西方学问，亦必觉得人生除为权利之争以外，毫无安顿处。此段话，弟亦不无相当赞成，然终嫌太过。兄只为把知识看作与修养绝不相容，所以有这般见解。在西人一意驰求知识，虽成功科学，由中国哲学的眼光观之，固然；还可不满足他，谓之玩物丧志，甚至如兄所云权利之争等等。然若有一个不挟偏见的中国学者，他必定不抹煞西人努力知识的成绩，并不反对

知识。只须如阳明所谓识得头脑、即由修养以立大本，则如吾前所云，一切知识，皆德性之发用。正于此见得万物皆备之实，而何玩物丧志之有。西人知识的学问的流弊，诚有如吾兄所谓权利之争。要其本身不是罪恶的，此万不容忽视。如自然对于人生的种种妨害，以及社会上许多不平的问题，如君民间的不平、贫富间的不平、男女间的不平、如此等类，都缘科学发展，乃得逐渐以谋解决。此等权利之争，即正谊所在。正如佛家所谓烦恼即菩提，（现代卑劣的中国人，万不可误解此义而谬托于此。千万注意。）何可一概屏斥。东方言修养者，唯中国道家反知识、恶奇技淫巧、此在今日，不可为训。儒家元不反知，弟前文已说过。印度佛家，本趣寂灭。然及大乘，始言无住涅槃。（生死涅槃两无住著。名“无住涅槃”。小乘只是不住生死，却住着涅槃。及至大乘，说两无住。即已接近现世主义。）又不弃后得智。（彼说后得智是缘事之智，即分辨事物的知识。此从经验得来，故名“后得”。）斯与儒家思想，已有渐趋接近之势。然趣寂之旨，究未能舍。此吾之《新论》所由作也。《新论》，只把知识另给予一个地位，并不反知。儒家与印土大乘意思，都是如此。弟于《大学》，取朱子“格物补传”，亦由此之故也。朱子是注重修养的，也是注重知识的。他的主张，恰适用于今日。陆王便偏重修养一方面去了。

生活环境与知识发展的性格

徐复观

【作者简介】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等。本文选自《徐复观文存》。

【题解】 一般人以为念过大学，就算知识分子。殊不知仅仅有技术层面的关怀，不足以为知识分子。徐复观先生透过知识环境的考察，直指知识人的现代病症，其思锐，其言切，每个知识人，都应关心知识发展的性格。

骤然来到睽违了十五年的香港,发现高楼大厦,是这样的巍峨,霓虹彩灯,是这样的灿烂;橱窗的货物,是这样的丰富而动人;当朋友在晚上带我到沙田画舫时,简直把我的童心复活了起来,是否神话中的龙宫,浮上了水面。科学技术的巨力,用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把世界加以变化;香港在变化的宏涛中,使我得到一个明显到近于尖锐的对比,一下子把我这个乡下人吓呆了。人在这些变化之中,更显得匆忙,更显得渺小。

但心情稍稍静下来以后,感到饮茶的还是悠闲而喧嚷地饮茶;在酒楼里打麻将牌的还是镇定而热烈地打自己的麻将;由每一个人的表情去推测他内心的活动,也几乎是都在翻印几年、几十年以前的活动图案。原来科学技术,只变化了人所生活的环境;而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人自身的变化;人原来就是一种相当顽固的动物。不过,在这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变化中,对于知识的发展,是否也会受到某种影响呢?经过短期的观察,感到假定知识分子因环境的变化而使他的生活得到某一程度的丰饶和便利,则少数好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会自然而然的脱离了思想性而走向技术性。为什么现代只有大量的知识技术家而没有思想家,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说明的线索。至于多数凡庸的知识分子,在此种情形之下,生活的丰饶和便利,只有加速他们在知识上,尤其是在人格上的堕退。

去年十月,法国的实存主义者沙特带着他的情妇波,在日本旅行了一个月,发表了两次讲演,主要是把技术家和知识分子加以严格地分别。他认为凡是安于现状,只埋头在自己书本上的工作的人,即使你所研究的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只能算是供人利用的技术家,而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行社会体制,作彻底批评的人。沙特的观点,引起了正反两面不同的影响。我的看法,他的问题,乃是出在他所要求的批评,只是站在新极权主义的一方面而去批评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而对于在新极权主义下面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却一字不提;因此,他的日本之行,目的只在从精神上挽

回日本极权主义运动的颓废，而他自己却道道地地地作了新极权主义者的工具。但他把技术家和知识分子加以分别，指出前者只作他人的工具，而后者则系对一个时代的负责者，并不是没有意义。知识的技术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在非常狭小范围之内，处理一点一滴的问题；而对于一点一滴的问题常常选定在与一个活生生的人，乃至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关连得最少，最好是全不相干的上面。另一是这种知识，既关连不到现实的人生社会；而研究者的动机、目的，也必然是要离开现实的人生社会。

知识的思想化，也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的研究，虽然也从一点一滴下手，但点滴的选定，多半是从活生生的人与社会的关连上，选定下来的。而选定研究以后，也一定要把许多点滴作为材料，融合在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社会乃至社会中的某一时代中间去。另一是在研究的动机、目的上，总会以自己生存的大时代作背景，因而常常是背负着自己的时代去作自己的研究工作，为解决时代的问题而分担一份任务。

科学愈发达，研究的对象便愈分化，研究的工作，也便分得愈细密，知识由点滴化而技术化，可以说是时代的自然趋向。但知识由点滴化而技术化，并不妨碍一个知识分子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存在；也不妨碍有时跳出自己的小圈来看看人生、社会，从人生社会上得到若干启发，对人生社会有若干责任感。现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乃在于知识因点滴化而技术化，而他自己的人生，也成为一点一滴的人生；在一点一滴的人生中，认为历史也是一点一滴的，社会也是一点一滴的，所有的学问，也都是一点一滴的。这样一来，世界只是由许多一点一滴的砂砾，以偶然的因缘，积聚在一起的世界。

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随环境在变化中得到不断的改善，大家因物质的过分供应，而把心灵向外的通路，于不知不觉之中，都堵塞住了；除了应接不暇的物质享受以外，根本没有可以引发追求学问的人生、社会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知识分子，本来可以一事不作。但他们的物质生活，是以贩卖知识换来的；为了维持

物质生活,便不能不继续贩卖知识。由点滴而来的技术性的知识,是在任何环境中最安全而又最廉价的知识。凡知识而够得上称为思想的,一定是直接间接对人生、社会担负责任的知识;也一定是有批评性的知识,因而也常常是冒着某种风险的知识;这是聪明人所不干的勾当。何况“科学知识是没有颜色的”,技术化的知识也是没有颜色的。对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而言,更多了一层声势。但是,支票是没有颜色的,使用支票的人却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科学家从实验室出来的知识是没有颜色的;但愈是像样子的科学家,必然的,是有颜色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有了思想。一个由贫乏环境突然进入到丰饶环境中的知识分子,技术化、工具化的趋向更为显著。董其昌也说过,当一个人过分吃饱了的时候,也正是一个人神昏思倦的时候;此时耍弄,也只能弄点古董性的东西。而由贫乏突然进入到丰饶的人,也是最容易因贪吃得太饱的人。所以把校勘目录、订订考订这类的东西,在学术上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为先进国家学术界中所看不见的现象。有的人很奇怪所谓乾嘉学派,为什么只有订订考据而没有思想,这是因为大家忽略了这后面的巨宦和盐商的背景。这些巨宦盐商豢养了你,而你还要讲思想,势必有“不识相”的重大嫌疑,断乎是不可以的。此一学风之得以继续嚣张,是因为有更大的巨宦盐商的力量。由古董性进而为点滴的技术性,在本质上没有两样。

太贫乏,不能有思想;贫乏而能有思想,一定是属于在精神上能突破贫乏的圣贤或志节之士。太富饶,也不能有思想;富饶而能有思想,一定是属于在精神上能突破富饶的大智大慧之人。顺应环境所产生的思想家,多出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社会构成中之可贵,由此亦可见一斑。但由这种环境所产生的思想家,不可能像前两者的伟大深厚。属于人的社会,一定是有思想,有灵魂的社会。我站在香港的层楼上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大家正在担当哪种角色呢?

(丁未年旧历元旦《华侨日报》)